

## ~ 收音機-1-2-3- 在台灣 – (13) ~

### – 春的季節 –



**轟**隆隆的雷風加雨，刷刷地從窗外落下，夾雜著閃電與疾風，此時的人在哪裡呢，大白天亦或黑夜亦或睡夢中呢，我想答案是黑夜/睡夢中。春天一天與家人搭公車欲赴一場「鴻門宴」。當夜來臨，也正要出門，先起了一陣疾風，呼呼吹進屋裡，啥叫疾風，當然是有感覺的風，速度之快，有措手不及，吹翻了靠窗邊的書桌上鎮尺，所有的文書紙張，剎那間獲得解脫，咻咻地一張張，一波波，欲罷不能地，連同風力外加「張」力地，拖著杯子內的水倒了，一地的水，由桌上的水杯滴落或「灘」的形容詞，這樣量應也不是溼來形容地上水的樣情了。風的威力能令人印象深刻再加上破壞力的觸感，疾風之名因此而來呀！

那晚睡著了，因「鴻門宴」的酒酣快意，宴會主人的小孩當「國手」了，選拔的激烈，終於脫穎而出，怎不高興。請了客，赴了宴，就呼乾啦！主人高興地拿紅色杯影的杯瓶，繞了幾桌，說謝謝。

到了我這裡，一定乾啦，因為高興時，該要如此。常常女人會說：「別人高興，你怎麼比他還 high 呀！」我的生活觀這麼解釋-「能量的移轉，是奧妙的」。高興的是-「國手」，難得的世俗榮耀，當然有機會移轉，也希望能量移轉與眷顧自家小孩。

「高興是一個開始，有開始，才有移轉，有移轉就有機會，有機會才能成真，奧妙就在其間。」是不是男人愛喝找理由，這可不是。常喝可以叫做「酒鬼」；偶而串場可以是「酒客」；不能喝

的就通稱「酒咳」好了（看到酒，只能輕咳兩下，望之卻步的頻說謝謝了）。

長大的小孩，扛著老爸下了計程車，回了家。隔天男人問著小孩，昨晚回家，還有下雨嗎？

「沒有。」小孩說。

「男人背包內東西，你們玩的一些手機或平板，有沒有收好呀？」男人接著問夜裡回家的事。

宴會前，黑夜剛來臨，雨下又大又急，風也疾速的吹著，搭著公車在台北龍山寺，附近下車。雷閃也伴在這風雨交加中。其實在雷閃那一剎那，想著在台北立法院外靜坐的學生，下雨了，不小的雨，何處躲雨呢？下雨了，不是明天有更大的活動，要號召更多的人，走到口號裡的凱達格蘭大道呢，下雨了，總會帶來些變數。

宴會後，睡著了，記不得，夢裡有否驚醒。

起床的天是好亮，不是清晨的亮，是中午的亮。咦，好天氣，這是春天，第一瞬間腦海裡湧出這樣的聲音。春天腳步來了，這夜的前二天，台北溫度飆升到 30 度時，當晚開了電風扇，這不就是冬天過了。因為冬天是不會開電扇，想躲在棉被窩裡取暖都來不及呢！

春天的來臨，是可以有些徵兆。有一次到美國大學訪問，那是 2002 年春天的事吧！在 Florida 的 Tallahassee，春天來的時候，鼻子特別容易打噴嚏，這可跟咱台灣的本土性毛病，或許是海島型氣候裡的鼻子過敏啦，鼻痘炎啦的類似症狀。這個 Tallahassee 的噴嚏，有著不太一樣的原因，聽當地的居民說，那是因為春天，昆蟲開始活躍起來，植物也開始退脫枯枝，換穿綠葉萌發嫩芽，欣欣向榮，昆蟲在植物上沾黏花粉，四處遍飛。

空氣裡，佈滿了刺激性花粉苞子，打起噴嚏來，一個接著一個。只要聽到這樣聲音，接連不斷，就可想到，春天腳步來了，敲醒冬天的沉睡。說到 Tallahassee 的花粉，這令人想起 Tallahassee 是 Florida 的州政府。住在那兒一段時間，回來台灣，又過了一些年，再回去那兒，同一個地方

住了大半年的時間，都是工作訪學的事。這個 Town 沒啥改變，花粉還是花粉。在台灣，除了把打噴嚏歸給氣候因素外，還可以說是空氣汙染因素，真可謂「欲加之罪，理由可真多呢」！

台灣的春天，夜裡打了雷，驟下著雨。夜，每個夜，沒有那夜裡的酣酒沉睡，意識裡保持平常的「驚覺」。只要門一打開，會不自覺地眼睛打開想知道，誰進來了。絕大部分都是那曾是小不丁點大的小孩闖了進來，喊著「睡不著」或是理由很多-「被蚊子咬」/「太熱」/「太緊張（隔天要比賽）」/「睡太飽」/……，啥都有。偶而的一陣疾風把沒有關緊的門吹開，也偶而為之地以為又是小孩的「理由」。當然台灣的地震搖晃，只要有感地震，都是直覺地驚醒，那是大部分台灣人對地震的下意識潛能，我想是的。

那春的雨，那春的雷，那春的夜，那春的酒，那春的曙光，那春的清明，當車子開在台灣的驕傲之一雪山隧道的出口，開回台北的路上，進了隧道，時間約莫 1830，還是微亮的天色，出了這條台灣的驕傲，約莫十來分鐘的光景，夜色驟然暮黑。有無太陽在山境徘徊竟是差異如此大，取代太陽的車燈，看在前頭蜿蜒的高速公路車潮蛇龍，繼續前行。

那春與著雷或雨的序曲，記得曾看過一段文字，也寫在一篇文章中，頗富饒趣與隱喻一段話。我剎那裡忘了它，留下問號的回想。再騰作文章時用 iPad 找了找，是這個吧，是的。「驚蟄聞雷，米似泥」；「未驚蟄，打雷，會四十九日烏」；「驚蟄烏仔曝翅」，……那是春的交響季節。等著一波波的梅雨鋒面後的「午日節」/端午粽節/dragon boat festival 到來，高掛赤紅臉頰的太陽公公笑得更開心了，又是一季春夏的交替節奏。

~秋風/王旭正~

Shiuh-Jeng WANG

<http://hera.im.cpu.edu.tw/>

<http://blog.xuite.net/icclsjwang/wretch/>